

清代满族家谱选辑
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 主编 / 何晓芳 ● 副主编 / 张德玉

清代满族家谱选辑

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辽宁民族出版社

© 何晓芳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满族家谱选辑 / 何晓芳主编.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497-1283-0

I. ①清… II. ①何… III. ①满族 — 家谱 — 中国 — 清代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6991号

清代满族家谱选辑

QINGDAI MANZUJIAPU XUANJI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85mm×260mm

印 张: 83.5

字 数: 2040千字

出版时间: 2016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昕阳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林 华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97-1283-0

定 价: 880.00元

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网 址: www.lnmzcs.com

举报电话: 024-23284336

邮购电话: 024-23284335

联系电话: 024-23284340

淘宝网店: <http://lnmz2013.taobao.com>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主任 戴逸

执行主任 马大正 崔建飞

委员 卜键 朱诚如 成崇德 郭成康

潘振平 徐兆仁 邹爱莲

学术秘书 赫晓琳 李岚

总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缥缈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有《重修清史艺文志》，著录书一万八千零五十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超过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

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炳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昆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袭，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度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渐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度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被英法联军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牍、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国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

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中国，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内，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义》，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迄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为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二〇〇四年

前言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有宗谱、世谱、族谱、家乘、统宗谱、支谱、房谱、家族根派、世系录等诸多名目与种类。中国有修家谱的传统，因而，家谱成为我国古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卷帙浩繁。国内各重要图书馆都收藏相当数量的谱书，目前，仅上海图书馆收藏17 000种、110 000余册中国家谱，美国收藏复制的中国家谱7 000余套，日本东洋文库收藏中国家谱的数量亦十分可观，这些家谱中也包含满族家谱。

满族非常重视修家谱，早在清朝初年就已经有大量家谱存在。雍正十三年（1735）敕修、乾隆九年（1744）告竣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是一部大型官修旗人谱书。《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资料主要来自官方档案和私家谱书，由此可见，当时满族的私修家谱已为数不少。《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面世，对满族人修家谱起到了推动作用。目前，收藏满族家谱的图书馆主要分布于北京和东北各地，北京地区主要有：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的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图书馆等单位；东北地区主要有：辽宁省图书馆、辽宁大学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吉林市图书馆、齐齐哈尔市图书馆等单位。此外，在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台湾等地区图书馆也均有收藏。除收藏在图书馆外，更多的满族家谱尽管历经战乱、家族迁徙和散失，但仍然有很大一部分留存在民间。据本次课题组进行的家谱调查，仅在辽宁地区保存满族家谱（谱单）就达千余份。这些满族家谱记载了有关满族姓氏、迁徙、人口、土地、风俗等方面的珍贵资料，《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以下简称《选辑》）就是以保留在民间的满族家谱为主要对象进行收集整理，共计选录80份家谱。

首先，说明《选辑》为何以“清代满族家谱”命名。清代只有“满洲”而没有“满族”，“满族”这个名称是新中国成立进行民族识别后命名的，是一个当代民族学的概念和定义。当代满族来源于清代的旗人，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清代的“满洲”人。二是除“满洲”以外的旗人，包括蒙古、汉军旗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旗人。三是盛京内务府等在清代被编入旗籍管理的汉人，大部分来源于“闯关东”的移民。从人口数量上看，“满洲”人并不占有绝对优势，然而却是“满族”形成的核心和主体。而后两部分人，虽在满族中占有较多的数量，超过了“满洲”人，但从满族形成的历史过程看，这两部分人却同“满洲”相融合，形成新的满族共同体。其中，第二部分人在清代与“八旗满洲”同被称为“旗人”，他们“归清”较早，有较高社会地位。而第三部分人，在清代并不是严格八旗制度意义上的“旗人”，但却因与八旗制度有密切联系而形成一個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其人口数量较大，主要集中在河北和东北三省。到清末时，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人通

过荣获军功等途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但大多数仍然为普通“旗人”。可以看出，如果本《选辑》以“满洲”家谱命名，势必排除了上述的两部分人，但在清代，这两部分人，尤其是第二部分人与“满洲”的联系最为密切，在清代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以“旗人”家谱命名，虽可将这两部分人包括进去，却又不能突出“满洲”在满族共同体中的历史地位。

鉴于上述情况，本《选辑》以“满洲”家谱为主，将后两部分人的家谱为辅收入。这样，《选辑》在突出了“满洲”家谱的同时又包括了后两部分人的家谱，从而为研究清史和研究从“满洲”到“满族”的历史发展过程提供了更广阔、更丰富的家谱资料。

下面结合本《选辑》谈谈满族家谱的作用、功能和资料价值，并对《选辑》所收录家谱的缘由做必要的说明。

一、作用与功能

中国家谱的主要作用与功能就是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睦族收族、通婚姻。满族受汉文化影响修家谱，基本功能和宗旨与上述相同，但却由于满族自身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民族特点而形成特殊作用与功能。

首先是记载人丁的身份地位以及官职、爵位，作为“承袭”的凭证。满族家谱的这一作用与功能并不是在清代才发明的，而是借鉴吸取了中国传统的选拔制度和办法，早在隋唐以前就已经实行了。《选辑》收录的《吉林成氏家谱》记载：“汉聊氏纂《万姓谱》，晋贾弼、王宏，南北朝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谱，谱系之学由来尚矣！隋唐以前，历代设图谱局，掌以郎令史，领以宰相，官有簿状，以备选格……”清代，八旗组织内仍沿用了以往历代家谱作为“承袭”凭证的制度，如《选辑》收录的《佟氏宗谱》编修人佟兆元在《佟氏宗谱》中关于《敕书与宗谱之关系》记载：“满汉八旗承袭敕书，家谱与继嗣册档谱，斯二者盖发明于乾隆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奉旨：从前八旗补放佐领、承袭世职并无家谱，皆系旗下大臣拣选具奏补放。后恐旗下大臣办理偏私，虽[遂]令缮写家谱。然或有一旗将不应列入之人列入，将应列入之人反行裁汰，且佐领原由亦属未清，若不将八旗佐领明白查定，则日后争讼之事将无底止。是以屡降谕旨，交与王大臣等查办。览八旗定议，进呈家谱，可知承袭及继嗣，嫡派承袭之有分嗣，将袭职之家谱并敕书抄录定分，移送王大臣处查办等云，是八旗之家谱固与敕书并重。”因此告诫族人：“凡有先祖遗留敕书者，应知慎重保存，视同宗谱。”八旗佐领（牛录）的世管佐领和勋旧佐领均属世袭性质，八旗世爵也是世袭。因而，在承袭世职、世爵时，为了证明血统渊源，必须附上家谱作证。雍正帝对此曾说过：“凡系世职官员，令其预先缮造家谱，存于都统衙门，其后若有应行增入者，令于岁底具保增入。”然后，经八旗都统核实，上奏皇帝批准。现今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及图书馆保存的大量清代承袭缘由档中都附有谱单，尽管所附谱单记载的辈数和人数不多，但却可以说明家谱可作为承袭的凭证。辽宁省档案馆编辑的《盛京内务府衙门粮庄档案汇编》记载了对于庄头的更补需要以家谱为凭证，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家谱对承袭的作用与功能。由于家谱的这一作用与功能，满族在清初就开始修纂家谱了。《选辑》收录的《佟氏宗谱》为佟养性家谱，初修于康熙十二年（1673）；《郎氏宗谱》为清初五大臣之一额亦都的家谱，初修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

这两份家谱皆为清朝重臣的家谱，而对于大多数普通满族人来说，只在清中期以后才依据档册修纂家谱。这正由于“承袭”需要，满族家谱以谱单为多，并以记载身份为主要内容，更像档册。

其次是记述满族自身的姓氏源流。满族都有本宗族的原始族姓，相互之间称名不称姓。随着八旗制度建立，打破原有血统关系，各相同姓氏的满族人分属于不同旗分被派往各地，即使同祖、同宗的满族人也会因为人口滋生而被分拨到其他旗分。所以，用来“说世系”的满族家谱首要内容就是说清原始族姓。再后来，随着满族与汉族长期交往过程中，逐渐学习汉族名前冠汉字姓，民间俗称满族原始族姓为“老姓”或“旧姓”，以此与满族改用的汉文单字姓相区别。满族改汉字姓的主要方法有：一是取满族姓的第一字汉音译后作姓，瓜尔佳氏汉字姓为“关”、乌扎拉氏汉字姓为“吴”、马佳氏汉字姓为“马”、富察氏汉字姓为“富”等等。二是将先祖名字的第一字音译成汉文以为姓，如《选辑》中赫舍里氏，共有三个汉字姓，其中赫、何两个姓是赫舍里氏满姓字头的音译；康姓则是取始迁祖卡宜奇郎名字的第一字作为姓。牛庄萨克达（里）氏家谱，后人以始祖里富哈之名的第一字为姓。三是以满族姓的汉语意译作为汉姓，如钮（牛）祜禄，汉语意思为狼，取同音字为“郎”姓。满族改用汉字单字姓在上述三种情况十分普遍，由于这一原因，满族人同一族姓由于人口繁衍，分出多个汉字姓。《选辑》中收录的乌苏氏家谱，原仅有1个以地名为姓的乌苏氏，经课题组调查统计，现已演变为10个汉字姓——吴、穆、包、黄、邵、乌、柏、温、宋（嵩）、代，形成原因包括了上述满族姓形成的三种情况。总之，通过家谱记载，说明了满族本家族的原始族姓，从而将原始族姓记载流传下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全书共收录爱新觉罗姓氏以外的八旗满洲姓氏600多个。然而，随着满族姓氏汉化，这600多个满族姓氏到清末已经大部分消失。《选辑》所选的满族家谱，虽仅记载了近20个满族姓氏，但却成为除《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外研究满族姓氏变化的有益资料。

再其次是寻宗问祖，维系宗族。中国家谱最基本的功能是说世系、序长幼。满族家谱相应的也具备这种功能，但满族却有特殊的民族背景。满族先世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大迁徙，由此带来内部社会组织的变动。入关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开展统一女真各部战争，建立八旗制度，设立佐领（牛录）。此后，随着清朝建立全国统一政权，满族人大部分以八旗身份“从龙入关”，除留在京城一部分外，陆续被派往全国各地驻防。其中，被派往东北驻防的人数最多。这就使得满族原有的同姓血缘部落组织被分散，本是同族同宗的满族人散居于各地，即使是散居于同一地方同族同宗的满族人，也由于人口滋生，被移入其他旗分，不在一处。因而，满族家谱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寻宗问祖和收族。如《选辑》收录的《赫舍里王氏族谱全书》《章佳哈拉谱本》《福陵觉尔察氏谱书》，还有富察氏、瓜尔佳氏、那拉氏等家谱都记载了他们的先祖从努尔哈赤时期到顺治年间，除少部分宗族人留在关外，大部分都“从龙入关”，然后又被派往各地驻防，使宗族分布于全国各地。还有辽阳和新宾的《那姓家谱》《正蓝旗佛满洲乌苏哈拉家谱》，也都清晰地记载了兄弟各支拨入其他旗分的情况。由此，宗谱维系了各宗支之间的联系。

二、资料价值

家谱是家族的历史,记载细致入微,对国史是重要补充,也是难得的民族史、地方史等多种学科的研究资料。因而,从历史、民族、人口等不同学科的视角来看满族家谱的资料价值,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是为满族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史料,尤其对满族历史源流、迁移与分布更有参考价值。《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对此记载甚详。但由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成书于乾隆初年,此后两百余年满族迁徙与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现今档案馆所存八旗档册以及地方史志都可参考,但却难以代替满族家谱的资料价值,满族家谱将一家一族的情况记载得更为详细。因为大多数满族家谱从立谱到续修谱,编纂者往往经过大量资料搜集工作,并对参考资料的选择十分谨慎。其中,以官方旗档作为重要依据,这是满族编纂家谱的重要特点。如《萨嘛喇氏族谱》中《例言》记载:“兹谱之所据者三:曰旧谱,曰档,曰稿……档,为旗署所存之户口册。”对于有疑问的资料,编纂人一般不予以采用或存疑。如《康族世谱》,对于其是否为康熙朝辅政大臣索尼的后代,修家谱时并没有采用传闻,“惟次子未详,传闻为索奈公,其吾始祖卡宜奇郎是否即为索奈公之后,颇质疑问”。正是由于满族家谱在编纂过程中对资料采取的谨慎态度,从而保证了家谱的真实性和史料价值。满族家谱除重视依据旗档“说世系”外,几乎每一部家谱都写明发源地,何时、何因,从何地迁来。《选辑》收录的家谱中大部分都对此有记载,并且有的满族家谱将历次修谱的序言及家族中有关人员的传闻、碑文、相关史料记载皆汇集在家谱之中,丰富了满族家谱的史料内容。

二是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学资料。满族每逢年节都要进行祭祀活动,祭祀仪式每个家族各有不同,祭祖是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为了将本族的祭祀仪式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许多家谱将祭祀仪式写在家谱上。《选辑》收录的《富察氏谱书》还记载了将祭祀仪式写在家谱上的目的。

此外,《选辑》收录的《交罗哈拉佟赵全书》《那拉氏族谱》等满族家谱,都不同程度地记载了祭祀仪式,包括祭祀程序、仪节、器物准备、制作、摆放说明等。尤其是《交罗哈拉佟赵全书》记载的祭祀仪式图文并茂,解释得极为详尽,留下了珍贵的研究范本。由于满族历史上有信仰萨满教的传统习俗,在祭祀仪式上还要跳萨满,每个家族的祭祀仪式都有区别,而且有的还用满文记载萨满祭祀的用语和唱词(萨满神谕或萨满神歌)。如今,在东北某些地方满族仍然保留了这一传统祭祖习俗,这些是非常珍贵的民族学研究资料。

还有,满族家谱反映了满族学习接受汉文化的历史过程。一个是满族姓氏和人名逐渐汉化,实行排行辈。《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与《皇朝通志·氏族略》虽记载满族姓氏,但却没有满姓的汉译。此后,随着满族姓氏逐渐汉化,满族家谱便成为研究满族姓氏变化的第一手实证资料。从满族家谱的世系记载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满族人在清入关前至清中晚期为满语名字,至清末基本上都使用了汉文名字,并且仿照汉族实行排行辈。满族家谱基本都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大约从乾隆年间开始,满族人名命名逐步汉化;同治年间以后,所有的满族家谱都改为汉名并开始排行辈。这时,修家谱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辨亲疏,防止

辈分紊乱。

从现在搜集到的满族家谱看有两种著录形式：一是使用满汉文合璧，如《正蓝旗佛满洲乌苏哈拉家谱》。二是使用汉文记载。汉文记载的满族家谱数量最多，其中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初次修谱即用汉文书写，多为清末修纂的满族家谱。当时的满族人已经不懂满文，通用汉文，如《康族世谱》；另一种是由满文译为汉文的满族家谱，基本上也都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满族家谱文字形式变化折射出了满族社会的历史变迁。

除上述外，满族家谱中的序言、家规、传闻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儒家伦理观念在满族社会中的传播与影响。满族入关前，儒家伦理影响并不深厚，到皇太极时期才大力推行儒家学说，倡导学习儒家伦理。入关以后，清政府更加强调这一教育。因而，儒家伦理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于满族社会，这在《选辑》收录的家谱资料记载中有充分体现，较为典型的是《吴俄尔格氏家乘》中收录的满文碑文。

三是为研究清代满族民间社会情况提供了资料。清代满族皆被编入八旗，分派各地驻防。因而，一部满族家谱就是一部满族家族史。满族家谱记载了分拨驻防的时间、地点、先人事迹及祭祀等，反映了满族民间社会生活，尤其是关于清代满族当兵的情况，这是清史学者及满族研究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虽然清代官方资料有所记载，但落实到某地区、某家族时，则需要民间的资料进行补充。《选辑》中收录的满族家谱主要以东北满族民间收藏为主，无一例外的记载了八旗派遣驻防、兵丁、官职品级等情况，成为更加详细深入了解满族社会的基础资料。如《赫舍哩氏宗谱书》《章佳哈拉谱本》，这两个姓氏都是满族中的望族，在满族中极具影响。但通过家谱却可以看出，这两个家族在清代能够任职或当兵的只占极少数。这就说明，东北各地驻防的满族主要以务农为主。

满族家谱除以上几方面基本作用之外，还有其他可发掘的史料价值，如可通过家谱中的历史人物、历史地名等补充地方史研究，通过家谱中记载的婚姻情况来补充民族关系研究等等。

三、关于《选辑》收录家谱的说明

在《选辑》编辑过程中，我们对满族民间现存家谱进行调查整理，《选辑》共计收录了80份满族及汉军、蒙古旗人家谱，现将收录缘由加以说明。

（一）关于《选辑》收录满族家谱的特点

一是“民间性”，即以普通满族人的家谱为多。《选辑》收录的满族家谱，除《郎氏宗谱》《沙济富察氏族谱》《富察氏增修支谱溯源纪》外，基本为满族普通家谱。尽管《赫舍里王氏族谱全书》《章佳哈拉谱本》《正蓝旗佛满洲乌苏哈拉家谱》中所记载的先祖较有名望，但《选辑》中所收录的这部分满族家谱都是这些有名望家族后裔迁到辽宁、黑龙江等地驻防的普通满族。经过漫长的时事变迁，家族分支，有显赫地位的先祖已经成为这些满族家谱的历史记忆，与他们的生产生活基本没有关系，他们已经作为普通的满族人来书写家谱。因而，使得这些满族家谱具有显著的“民间性”。

二是型制多样，主要体现在书写选材与格式。满族家谱选材主要有布或纸，个别的写在石材或牛皮上，但在《选辑》中收录的家谱均为纸质。纸的种类多用麻纸或高丽纸，还有少部分毛头纸。从制作形式上看，主要有谱单和谱书。《选辑》收集到的谱单数量较

多,但形制和内容十分简单,说明性文字很简短甚至没有,只记载世系,而且世系记载的代数也并不多。《选辑》收集到的谱书也占有一定数量,其中抄本较多,另外还有木刻本、石印本等等。从调查情况看,满族人既修纂谱单又修纂谱书,但完好无缺保存至今的很少,只有《乌拉哈萨虎贝勒后辈档册》谱单和谱书共存。讲究的满族人家之所以既修谱单又修谱书,是因为谱单作为“老祖先”用于供奉祭祀,放置于祖宗匣内,除祭祀之外,平日里不能随意打开,更不能向外人展示。而谱书则供随时查阅,外人翻阅也不忌讳。

三是文字叙述简单,这是满族家谱的主要特点。一般来说,记载家族或姓氏源流是家谱的主要功能,但满族家谱对这方面的记载并不如同汉族那样上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大多数为几百字,用以说明始迁祖迁徙原因及其身份和所属旗分、官职等,有的甚至寥寥数语,仅在谱单的上方说明该姓氏迁入何地、何因。如《郎氏宗谱》《库尔喀地方舒穆禄氏家谱》《沙济富察氏族谱》《正蓝旗佛满洲乌苏哈拉家谱》等清代显赫身份的家谱中序言等内容也不过是千余字或几百字而已。满族家谱这种特点主要由于满族人的谱书是以“承袭”目的为首选,从表明世系源流的谱单发展而来。那些望族或有些充裕条件的家族受汉文化影响,家谱编写体例渐趋严整,内容十分丰富。而普通满族人家则以记载世系、排行辈为主要目的,有的干脆直接将档册抄来,稍许加工即为家谱。

《选辑》中收录的部分满洲家谱尽管文字记载简单,但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民国时期修纂的满族家谱将本家族的祭祀过程记载得特别详细,《交罗哈拉佟赵全书》还绘制了图解,十分精致,这是由于满族人家将祭祀看作“大事”。民国时期印刷条件改善,满族重修家谱时即将萨满祭祀规则详细写入家谱中,以便代代相传。

四是修编的文字比较粗糙,保存程度较差,主要因为纂修人自身条件所限,造成谱中许多地方用词不当或使用口语,加之年代久远,又经过多次重修、转抄,个别地方其意不明,与传世的古文献及豪门贵族家谱无法比拟。但正是这种形制的粗糙与历史的陈旧,才更显满族家谱的质朴和价值。

综上所述,满族家谱制作形式区别较大,长达几米的谱单为数不少,有的字迹难以辨认。为了方便阅读,《选辑》将收录的满族家谱重新编排整理,无论何种型制,统一改编为横版格式。谱单世系用横竖线连接者,全都改为文字说明。尽管这样失去了满族家谱原貌,但可使其汇集成册,保留史料,流传后世。

(二) 关于《选辑》收录满族家谱的范围

1. 清代名臣望族家谱。《满洲苏完瓜尔佳氏全族宗谱》为清初户部尚书车克的家谱,《郎氏宗谱》为清初五大臣之一额亦都的家谱,《马佳氏族谱》为清朝重臣图海家谱,《宁古塔那穆都鲁氏家谱》为清初开国名臣康果里的家谱,《沙济富察氏族谱》是清代军机大臣、大学士傅恒和福康安的家谱,《佟氏宗谱》为清初名臣佟养性家谱等等。

2. 有代表性的满族姓氏家谱。《选辑》借鉴《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编排内容与方法,共计收录近20个有代表性的满族姓氏。尽管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的姓氏数量缺少许多,但基本上体现了现存较为普遍的满族姓氏。

《选辑》注重收录有代表性的满族姓氏外,对相同姓氏的满族家谱同样加以收录。这种收录方法,一方面因这些家谱提供了极珍贵的历史资料,进而不能因其姓氏相同而舍弃;另一方面也由于将同祖、同宗、同姓的家谱收集在一起,可集中、形象地展示满族发

展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选辑》收录的《乌拉哈萨虎贝勒后辈档册》记载极其完整,家谱保存完好,不仅具有资料价值,而且具有满族历史文物价值。《那拉氏家谱》是目前发现仅有的辉发和哈达扈伦四部家谱,不仅世系较全,而且有非常珍贵的序言。由于见于清朝正史的扈伦四部资料较少,《选辑》收录扈伦四部家谱对全面研究满族历史与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 具有丰富的满族民间文化资料价值的家谱。《选辑》注重收录有萨满祭祀、家规、旗地、迁移等记载的满族家谱,对研究清代满族民间社会可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4. 汉军、蒙古、朝鲜、锡伯等旗人家谱。满族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其形成发展中,将汉人、蒙古人及朝鲜人编入八旗组织,从而使这部分人逐渐融入满族社会。《选辑》收录的旗人家谱,既有“弃明投清”的汉人达官显贵,也有移民投充被编入盛京内务府、吉林打牲、粮庄等汉人,还有蒙古、朝鲜、锡伯等旗人家谱。这些家谱记载了他们被编入八旗组织的原因、在清代执业和生计以及与满族的关系,生动地展现了有清一代的旗人社会面貌,同时也为研究八旗组织在满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提供参考。如《牛胡鲁哈拉家谱》记载原为汉人郎姓,曾为明朝重要官员。但到清朝中期修纂该家谱时,已按照满族姓氏习俗将郎姓译为满语,命名家谱为《牛胡鲁哈拉家谱》。将这些家谱收集于《选辑》中,十分有益于研究清代八旗组织中的民族关系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

(三) 关于收录民国时期续修或初修的满族家谱问题

从版本上看,《选辑》所收录的家谱,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清代修谱,一种是清代初修而民国时期续修,最后一种是民国时期初修的家谱。对于后两种情况的家谱,尤其是最后一种情况的家谱,《选辑》为什么收录?有以下三点考虑:

其一,满族家谱不同于一般古籍,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实用价值”上,一是记述世系排行辈,二是在清代承袭职务所用。所以,一般的满族家谱都要经过不断续修,而每次修谱,都是新谱照抄旧谱,然后再增加续修时的序言和新增的家族人口。由于不断续修,民国期间续修的满族家谱不仅保存了清代旧谱世系、源流、迁徙等方面的记载,还进一步充实了新的内容,而且这些新内容都是在这个家族中口碑流传已久、连续性和传承性较强的珍贵资料,如族规、萨满祭祀规则等,并且印刷的质量也越来越好。《佟赵全书》,经民国期间两次续修,不仅保留了萨满祭祀的神词,还制作了祭祀必备供品、供品的摆放位置及杀牲等仪式图,形象地展示了萨满祭祀全过程。还有,满族家谱原来都是用满文书写,随着不断续修,将满文译成汉文,使家谱得以留传,《佟赵全书》就是其中之一。因而,采用民国时期版本的满族家谱,不仅对资料价值没有任何影响,还增加了满族家谱的历史资料价值,具有历史的连续性。

其二,由于续修新谱后的旧谱,历经战乱、迁移等多种原因诸多散失,保存至今的数量并不多。根据项目组收集的满族家谱看,60%左右满族家谱都是民国期间续修的,另有20%左右为民国期间初修。如果拘泥于仅采用清代编纂的满族家谱作为整理底本,就会使可供整理的满族家谱数量极其有限,使得大量有珍贵历史资料价值的满族家谱被排除在古籍整理范围之外。而将民国时期的满族家谱纳入整理范围,不仅增加了收录满族家谱的选择性,而且成为研究满族在清代的状况和地位、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料,其意义重大。

如《佟氏宗谱》初修于康熙年间，经过多次续修，民国时期再修，完全保留了清代历次修谱时的序言、述略，还收录了诰命等，并将世系记载完善至清末，是目前保留下来的研究佟氏家族最为重要的宗谱。《交罗哈拉佟赵全书》最大的特点是详细记载了本家族清代留传下来的祭祀规则，并附有绘图，清楚地解析了满族家族祭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众多满族家谱中少见的。《襄平佟氏族谱》是《佟氏宗谱》中的第六世一支来辽宁驻防的佟氏人宗谱，民国八年（1919）续修时，不仅保留了同治二年（1863）初修谱时的内容，并且增加了新续修谱序、最后调查序、坟图序、坟图解义、佟氏各院居庐纪略等内容，形象地展现了清代汉军旗人的社会生活。以上这三部民国时期续修的佟氏谱书，其价值远远超过其他未收录的清代满族家谱。满族大多聚居于东北地区，民间资料保存至今的很稀少，因而有文字留传的满族家谱更珍贵，不仅对研究有参考价值，还有满族文化的保存价值。所以，《选辑》设立的宗旨就是着眼于收集整理现存的民间满族家谱，使满族民间历史与文化资料得到保护和利用。

《选辑》除收录民国期间续修的满族家谱外，还收录了民国期间初修的满族家谱。收录缘由除以上所述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家谱并非凭空而修，而是有可靠依据，各家谱序言都对修谱依据予以说明。从分类上看有三种：第一种为旧有档册。这类满族家谱主要有《赫舍哩氏宗谱书》《乌拉哈萨虎贝勒后辈档册》等，《杨氏谱书》记载“四辈二太爷蓝旗屯户档”字样，表明这份家谱实际为档册。第二种为旧谱。这一修谱来源较为普遍，在序言中有明确说明，如《乌扎拉氏族谱》《牛庄萨克达氏族谱》《萨嘛喇氏族谱》《文佳氏谱书》等。第三种为碑刻及其他来源，如《姜尔佳氏族谱》，谱序中虽未列举修谱依据，但收录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墓志表，将姜氏来源概述清楚。《唐族谱书》，既说明了依旧谱续修，也新增收录了碑文。

民国时期初修的满族家谱除依据可信外，质量上普遍好于清代时期修撰的满族家谱，其印刷较好，修谱经验较成熟，体例规范，内容较丰富。如《康族世谱》，有谱序、世系、族人小传、墓志、诰命等丰富内容，尤其是抄录了当时立于昭陵旁的索尼碑文四则。《富察氏谱书》不仅世系记载完善，而且将本宗族自清代留传下来的祭祀规则详细录入。这两份家谱对研究清代八旗驻防情况和东北满族社会生活都很有参考价值。《选辑》收录的民国初修满族家谱还有多份，从不同的研究视角都有其自身价值，在此不一一列举。

其三，满族家谱属特殊类型的少数民族古籍。根据我国关于少数民族古籍时间的界定，凡是1949年以前的少数民族古籍都可划在古籍资料范围之内。因而，民国时期编修的满族家谱无疑可作为古籍进行收集整理，收录于《选辑》之中。

民间满族家谱是满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如果不加以保护，势必散失。即使是民国时期以后编写的满族家谱，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也会成为年代久远的历史资料。清史工程文献整理的主要目的首先是保护和保存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这对民间满族家谱的保护是一次百年不遇的历史机遇。如果仅仅因其为民国时期以后编写而不列入项目收录之中，将为满族研究留下遗憾。这些满族家谱随着满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不断深入，在当代没有被发掘和意识到其价值所在，但在将来会被我们的后人所发现，成为有价值的史料。反之，由于在当代没有得到保护，那将是莫大的遗憾！

（四）关于蒙古和汉军及盛京内务府旗人家谱问题

《选辑》收录的汉军、蒙古、朝鲜和锡伯旗人及盛京内务府家谱前面已述，其中汉军旗人主要包括两部分：一个是归降清朝的汉军旗人，另一个是盛京内务府及清初被编入旗籍管理的关内汉人移民，这些汉人从清代逐渐融合到满族共同体中，是满族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现今全国一千余万满族中占有较多的数量。因而，收录这两部分人的家谱，为研究清代满汉民族关系、满族形成发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较有代表性的汉军旗人家谱如《牛胡鲁哈拉家谱》《姜尔佳氏族谱》《高佳氏家谱》《沈阳甘氏家谱》等，清楚地记载了这些原为明朝世家、大族及高官显宦由于时世变迁的特殊历史机遇而被编入汉军旗，成为旗人。他们大多都在清入关前就已入旗，资历较深，立下汗马功劳，功勋在册，因而在清代地位显赫，逐渐融入“满洲”社会。从这些人的家谱中可以看出，世系中的名字自清初即开始使用满文，直到清中期以后才使用汉文，名字由满文向汉文变化的这一过程与《选辑》收录的其他满族家谱几乎相同。同满族人一样，当名字使用汉文时，即开始排辈次。《高佳氏家谱》记载：“大凡子女命名，皆用满洲名字。”因而没有排行辈字，使用汉文名字时才开始有排行辈字。这些人不仅使用满文名字，甚至姓氏也改为满姓，如高佳氏、姜尔佳氏都是在汉姓高或姜之后加上“佳”或“尔佳”的，这是清初汉姓改满姓的通常做法。而郎氏则仿照满姓，直接译其“郎”姓为满语的“牛胡鲁”。

这部分汉人“满化”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与满洲贵族互结姻亲。上述家谱详细记载了联姻情况，非汉军旗人就是满洲旗人，《高佳氏家谱》记载文渊阁大学士高斌之女被册立贵妃，晋封皇贵妃。《李氏谱系》记载了与雍正、索尼等满洲皇室、皇戚及满洲贵族的联姻情况。其中，任八旗都统的李氏人也不乏用满文名字者。《吉林成氏家谱》《杨氏谱书》《金氏族谱》《赵氏族谱》《常氏宗谱》中记载，有清初进入东北地区务农的关内汉人移民，经历几代人之后，被编入旗，取得战功；有进入吉林地区从事贸易或打牲。这些人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满洲”文化影响，如《金氏族谱》，在旗当差的人有两个名字，既有汉文名字的同时又有一个满文名字。《常氏宗谱》中的前几世人则完全取满文名字，他们对满族都产生了认同感。现在，吉林省永吉县金家满族乡就是以这个姓氏为主设置的。

除上述情况外，《陈氏谱书》《苗氏谱书》这两部谱书记载的都是清初关内汉人移民，通过政府招垦进入辽东编入旗下管理，在盛京内务府当差，形成一个特殊群体，民间称这些人为“随旗的”。这个群体在清代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地位逐渐上升，有的成为当地望族。从民族意识上看，由于他们特殊的身份，自认为或自称为自己是“旗人”。因而，清代在民间产生的“旗民之分”的身份观念，也包括这类人。

总之，“满族”是在“八旗满洲”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以历史上的“满洲”为核心吸收并融合了汉、蒙古、朝鲜、锡伯等民族而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选辑》收录“满洲”以外的家谱，既体现了满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又不违背历史发展的实际，从而将满族家谱的收录范围拓宽，增强了历史资料价值。

凡 例

一、收录范围

1. 编选保存于民间的清代编纂满族家谱，或民国时期续修清代满族家谱，或民国时期初修记述清代内容的满族家谱。

2. 编选清代或民国时期编纂的蒙古、汉军、朝鲜、锡伯等旗人的家谱。

3. 编选1949年以前编纂的上述家谱。

二、著录内容

1. 族谱名称含谱籍的照录；族谱名称不含谱籍的，谱籍确指某地的，原谱名无说明，加方括号置谱名次行；谱籍泛指从略。

2. 谱名按原谱照录。

3. 简介

① 收藏本谱的范围。

② 纂修、续修及出版和抄写的时间，清代用年号纪年，民国用民国纪年，伪满时期用公元纪年，1949年后用公元纪年。

③ 版本类型：刻本、抄本、铅印本，石印本，油印本等。

④ 装订形式：线装、平装、精装、毛装、谱单等。

⑤ 序跋依次照录。

⑥ 关于本谱的有关介绍等。

4. 世系按原谱依次照录。

三、编排方式

1. 满洲家谱，参照《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姓氏顺序排列。

2. 蒙古和汉军、朝鲜、锡伯等旗人的家谱，置满族家谱之后，按族谱的姓氏笔画排列。

四、编辑加工

1. 原谱书格式差别很大，有谱书、有谱单，或欧式或苏式或欧苏合体式，体式多样，现将收录的家谱，以传达原文原意为宗旨，统一格式，皆采用排印法，编法为：父之世生育儿子，按长次之序书儿子之名。至子之世，先书子之名，再书子之子，即父之孙之名。以父名系子名，由子名系孙名，即一世一自然段，上书其父，下联其子，子系其孙。

2. 加标点，按内容适当分段。

3. 有误字或衍文，加圆括号示误字或衍文；加方括号示正字或增补说明之字；原文